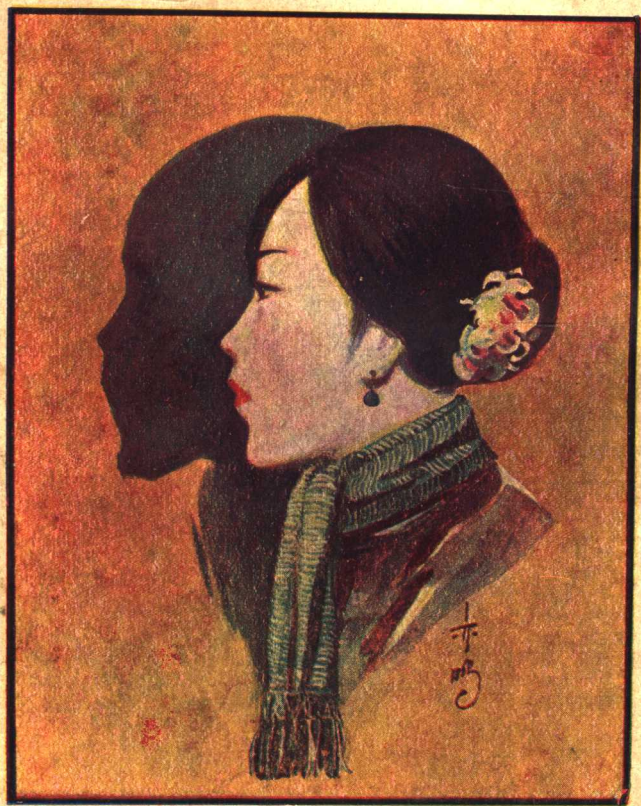


著 生 婆 婆

平 卷 人 間 地 獄

集 六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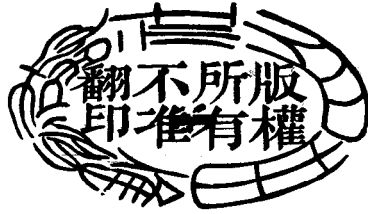


行 印 社 誌 雜 由 自 海 上

人間地獄

平廣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



人間地獄第一集至第六集

價洋叁元陸角

著者 娑婆生

發行者 自由雜誌社

上海盆湯弄致遠街

一四二號

印刷者 申報館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雲直度淒涼量珠換夢銀燈照憔悴射藥回春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小院微疴
命關彈淚
荒却斜雨
香路歸魂



第五十七回

憔悴夜枝
哀鵲啼
野塚飄零
書劍古
驛吊斜陽



第五十八回
蠟淚酒痕
徐娘溫
舊夢竹聲
花影月
老亦靈籤



第五十九回

倩女情絲

繫郎空

有願蕭娘

腹劍殺

客銳無聲



手印

第六十四

掠亂青

絲錦

念憐月

瘦燒

殘紅燭

杯酒

替花愁



社會
小說

人間地獄目錄

第六集

第五十五回

雪夜度淒清量珠換夢

銀燈照憔悴射藥回春

第五十六回

小院微疴偷閒彈淚

荒邨斜雨商略歸魂

第五十七回

憔悴花枝哀鵲啼野塚

飄零書劍古驛弔斜陽

第五十八回

蠟淚酒痕徐娘溫舊夢

竹聲花影月老示靈籤

第五十九回

倩女情絲繫郎空有願

蕭娘腹劍殺客銳無聲

第六十回

撩亂青絲錦衾憐月瘦

燒殘紅燭杯酒替花愁

社會
小說

人間地獄

娑婆生著

第五十五回

雪夜度淒清量珠換夢

銀燈照憔悴射藥回春

話說白蓮花帶着阿妹跟着小衛到陳公館去剛剛坐下忽見同席對面一個人白蓮花不覺怔了一怔道：「你怎麼也在這裏原來那人却是程藕舫的朋友魏子異也對白蓮花笑一笑道：『奇怪極了你也跑到這裏嗎？』」白蓮花道：「這叫碰得巧。」魏子異接着問白蓮花道：「今天程大少可曾來？」白蓮花見小衛在旁不便多說，但點了一點頭對魏子異飛了一個眼色，似乎請魏子異當着小衛不必多說什麼似的。魏子異是一個花叢老白相，的自然明白搭趣着和別人談天，小衛約略吃了點菜便停了箸，轉過臉來與白蓮花喁喁絮語，正談得很密切的時候，只見有兩個客人走至白蓮花身後，却拍了一拍他，先喊了一聲：「老三！」白蓮花和小衛抬頭一看，見是一個姓張的一個姓李的，因是小衛的朋友，亦是白蓮花的熟客，白蓮花少不得立起來，喊了一聲：「張三！」李四少接着問阿要轉張李二人齊聲道：「今天我們這裏一種特別規矩，一概不轉，因為今天的局全是各人自己帶來的，還要各人送轉去轉起來很麻煩。」白蓮花道：「這裏規矩我們是不曉得的，我們照着我們的規矩，自然應該問一問的。」李四道：「依我的心思，恨不得轉一轉，像你這樣漂亮的堂唱，不能讓小衛一人享福，小衛忙笑着立起來道：『不要緊，不要緊，我讓你在這裏坐一坐，免得你說我一人享福。』」李四道：「靠坐一坐沒關係的，心不向我是沒用的呀。」小衛道：「你要老三的心向你嗎？只怕很不容易呢。」我和他這許多時候的老朋友了，還沒買得到他一

人間地獄 第五十五回

二

安安一米米一屑屑的心呢。白蓮花在旁聽着揚起手來。假意要打小衛道。你又。要。瞎。說。了。正在這時候。忽然滿屋子的人全立起來。往外跑。白蓮花見這紛亂的情形。不覺大吃一驚。拉住小衛的手。道。什麼事。只聽見那承辦公份的人道。放焰火了。請到外邊看焰火罷。小衛拍拍白蓮花道。不要嚇你。當是什麼意外的事嗎。接着問李四道。焰火爲什麼放得這般早。李四道。因爲有許多堂唱他們等着看了。焰火走只好提早一點放。白蓮花道。那末我們走出去看。噫。小衛道。焰火誰沒看過。由他去放便了。李四道。不今天的焰火是特爲從東洋店家定做來的。據說很有新鮮花樣。不可不看。白蓮花和阿妹全不由分說的立起來。小衛也只得立起來。和張李兩人一齊走到門外。廊下男女賓客。娘姨大姐。已是擁擠不開。白蓮花身體甚矮。擠在人後一些。也瞧不出只得推着小衛在前面走。分開衆人。擠上前去。擠出重圍。居然擠到廊外草地。這時候。焰火已燃着了。火樹銀花。無非幻出些麻姑獻壽。流星趕月等等花樣。也沒什麼十分奇怪之處。不過東洋焰火光頭。比中國焰火來得格外充足一些。白蓮花對小衛道。沒有什麼好看。阿妹道。阿姊。依我看。來還不及大世界的好呢。白蓮花對小衛道。你怎麼樣。我要回去了。小衛道。我還有一場撲克。昨天約好的。今天還沒有動手。我這時候不能走。你要回去了嗎。白蓮花點點頭。小衛道。那末。我叫車子送你們回去。白蓮花撇着嘴道。你說送我回去的。怎麼只叫空車子送我們呢。小衛道。那末。對不住。你只好多等一歇候。我打完了撲克。再一同走。白蓮花道。那是什麼時候了。豈不要等你到天亮嗎。不來。不來。阿妹道。橫豎車子快。大小就送阿姊回去。送到門口就回來也來得及。饒火剛剛放一時。不會放完。早一點回來儘來得及的小衛一想。也不錯。於是攙着白蓮花。踱出陳公館。尋着自家車子。一齊登車。直將白蓮花送

到新清和這一趟小衛吩咐開的快車不一刻已到了小衛特爲開了車門讓白蓮花阿妹下來白蓮花對小衛道你既然將我們送到這裏索性進來坐一坐再去喝一小杯白蘭地也可以解解車上的寒氣小衛搖搖頭道不下來了我還要趕那邊的撲局呢白蓮花也不勉強却立在車外和小衛拉了一拉手道明天會罷說罷和阿妹進街而去小衛也吩咐車夫開回陳公館去如今暫且攔下小衛到陳公館打撲克的事且說白蓮花回到家中那戚三老爺固已去了多時嘉興老大也在小房間內睡了白蓮花和阿妹兩人因腹中饑餓便命老娘煨點開水泡飯充饑一面卸去衣裝嘉興老大向有規矩每天白蓮花出局回來必須將插戴的珠寶首飾交還嘉興老大代爲收好一則白蓮花年輕不甚子細常將首飾隨意亂放恐有遺失二則嘉興老大具有深心恐白蓮花帶着許多東西謀爲不軌因此立下這條規則無論白蓮花什麼時候回來必須交給嘉興老大這時候白蓮花檢好了衣服除下首飾洗了一個臉適值開水泡飯已經泡好了白蓮花和阿妹正要舉箸阿妹道慢點阿姊你的耳環戒指別針等物爲什麼不送進去交與姆媽白蓮花道他已睡了何必喊醒他明日再交給他便了說着舉箸吃泡飯阿妹道這却不好他不是說過的嗎無論他睡熟了叫醒他他是不怪的倘然不依他他明天不尋着你要尋着我了白蓮花道你真不怕煩這種小鑽小珠的東西一榻刮子能值幾個錢值得這般精細隔一夜交給他也不要緊難道明天交給他這東西便被我們當鹹小菜吃下肚皮嗎阿妹見他怒了也不敢和他多說口中却噤哩咕嚕說個不住這時候電話聲音又丁丁響了起來白蓮花心靈手敏趕忙放下碗箸前去一聽原來是程藕舫打來的問他今夜怎樣能來不能來白蓮花遲疑了半天說不出話來程藕舫道能來我便等你

不能來。我便睡了。不能天天爲你坐着。等天亮。白蓮花聽了這話。心中萬分抱歉。忙道：「那末我一定來。不過還要歇半個鐘頭。藕船問爲什麼要歇半個鐘頭。」白蓮花道：「實不相瞞。我和阿妹在這裏吃開水淘飯。程藕船道：『我肚子也餓着呢。』你快一點來。我叫一頻香送幾客大菜來吃。罷開水淘飯。淡而無味。吃他做甚。」白蓮花道：「曉得。我急忙掛上聽筒。那不知趣的嘉興老大。此刻忽然聽得白蓮花打電話咳嗽一聲。便睡醒了。便在裏面喊道：『阿囡。你回來了嗎？』白蓮花被他這一喊。心中不覺怔了一怔。然而沒法。只得踱到小房間門口。對裏面喊了一聲。姆媽答道：『早已轉來了。』嘉興老大接着問道：『這般晚了。你又打電話給誰？』白蓮花道：『不是我打出去。是程大少打得來的。』嘉興老大道：『是那旅館的程藕船嗎？』白蓮花道：『是的。』嘉興老大道：『這時候還打電話來幹什麼？難道還叫你去嗎？天冷了。你昨天又辛苦了。還是早點睡吧。』跑出去幹什麼？白蓮花聽了這一句話。就如兜頭澆了一盆冷水。心中又恨又急。又氣嘉興老大又輕輕的咳嗽了一聲。道：『這種天氣。夜裏漸漸的很冷了。昨天我爲你的事體。在外邊耽了一夜的心。沒好好的睡。今天便傷風了。你們年輕的人身子也要緊。快樂的日子。在後頭呢。依我的話。不會錯的。』早一點睡罷。白蓮花一賭氣。一聲不響。往外房一走。阿妹一人却坐在那裏。蕭然自得。大吃水淘飯。見白蓮花皺着嘴走出來。阿妹沒聽清嘉興老大說的什麼話。莫明其妙。對白蓮花道：『阿姊。飯要冷了。快些來吃。』噫。今天這一塊蝦子豆腐乳很鮮。你再不來。要被我吃光了。白蓮花也不理他。却尋着靠壁的一張沙發。上一倚。兩隻晶瑩朗澈的眼睛。呆呆的對着電燈發呆。阿妹回過頭來。對他瞧道：『哦。阿姊。你怎麼發痴了。來吃。』噯。白蓮花也不理他。仍舊兩眼不轉睛的對燈痴望。阿妹見了。不禁一笑。忙拿起手中的銀鐲。向白蓮花的眼前畫了兩畫。道：『阿姊。』

你不要發瘋。我來替你臉上畫一道符吧。阿妹不知白蓮花有一肚皮氣，連說連畫，畫個不住。白蓮花氣了，拿起手來一打阿妹的一雙眼，箸便被他打落在地。阿妹不提防，白蓮花動了真氣，對白蓮花臉上瞧了一瞧，見他面色鐵青，嚇得也不敢作聲，低下頭去，拾起銀箸，用抹布擦了一擦，重復坐下，低着頭吃他未吃完的開水、泡飯。吃得唧唧有聲，津津有味。白蓮花在那裏冷笑一聲，道：「你倒真吃得落阿妹道，肚皮餓了，自然吃得落你呢。」剛纔不是嚷餓，現在怎麼忽然的飽了呢？姆媽喊你進去給什麼好點心給你吃？白蓮花頓足道：「別人家氣飽了，你還要來尋開心嗎？」阿妹低低的道：「怎麼樣？姆媽又罵你了嗎？」姆媽這兩天不是很歡喜你嗎？拍馬屁還來不及，怎麼反起臉來罵你呢？白蓮花給他提醒了，昨天的委屈忍不住的，珠淚兩行滾了下來。阿妹道：「說說白相相，你怎麼又哭了呢？」白蓮花也不理他，索性低下頭來，伏在沙發上抽抽咽咽的哭。阿妹大吃一驚，趕忙放下碗，箸前來拉勸。白蓮花跳一跳，腳道：「你不要管我，我這口腳不要過活了。」嘉興老大這時候在裏面有些聽見，忙喊了兩聲：「小阿囡，小阿囡，白蓮花聽見只當沒聽見，不去理他，他只顧伏在沙發上哭。」嘉興老大見喊了兩聲，外邊沒有回音，便提高了嗓子，喊道：「怎麼你們耳朵裏全塞了外國棉花了嗎？爲什麼一個人也沒答應？」阿妹最怕嘉興老大趕忙的答應，道：「來哉，一面推推白蓮花，道：『快不要哭了。裏面老太已經聽見了，吃點生活，啥犯着白蓮花搖了兩搖頭，露出倔强的聲音，道：『我不怕有什麼生活，讓他拿出來，我拚了不要活也就完了。』」阿妹道：『不要如此說着。嘉興老大又在裏面喊：『阿妹，阿妹，只得走了進去。』」一看嘉興老大已披了一件絲綿小襖，倚在床上，滿臉怒容，問阿妹道：『啥事體？你們到這三更半夜，還不快些給我睡覺，開什麼？』阿妹低着頭道：『沒有開什麼。』嘉興老大道：『沒有』

聞什麼爲什麼。跳脚阿妹道不是我跳的。嘉興老大道是誰跳的。阿妹道是阿姊。嘉興老大道阿姊爲什麼跳脚。他衣裳着得不耐煩。三頓飯吃得太飽了嗎。阿妹道這個不知道。他從裏面走出去就要哭出來。我好意勸了他。一勸他便跳脚了。嘉興老大冷笑了一聲道。哦是我得罪了他嗎。哼他的架子到一天比一天來得大了。這樣下去連一口氣也不敢吹他了。你去喊他進來。阿妹答應着一聲走出來喊白蓮花。白蓮花依舊伏在沙發上流淚。阿妹拉了他一拉道。阿姊。姆媽喊你進去呢。白蓮花搖搖頭道。我不進去。他便將我怎樣話猶未了。只見嘉興老大披了衣服。皺着繡花拖鞋走了出來。向沙發旁邊一立。冷冷的道。哭什麼。阿妹走開去不必拉他。讓他儘量的哭。白蓮花聽得嘉興老大的聲音不寒而慄。不知不覺將淚珠咽住。嘉興老大一屁股向紅木圓凳上一坐。對白蓮花道。爲什麼叫你不應。問你哭什麼。你不響。難道你今天出去吃了什麼啞藥回來嗎。白蓮花聽他訴說。依舊一聲不響。這時候那不知趣撩人的電話又丁丁丁響起來。白蓮花心中明白。這一定是程藕舫已經將一蘋香大菜叫好。候我不來打電話來催我去。恨不得立刻去接。可是嘉興老大在旁正在攢僵的時候。也不便走起來。阿妹道有電話來了。立起來要去接。嘉興老大喊住道。你不要去。這時候又是那裏來的斷命電話待我來去接。說罷走過去。接着聽筒。一問。果然是程藕舫。程藕舫還當是白蓮花自己呢。一疊連聲的道。老三你怎麼又不來了。大菜一客一客的全要冷了。怎麼這樣拆爛污。嘉興老大候他說完。慢慢吞吞的道。你阿是程大少。我是白蓮花的姆媽。對不住小阿。因睡了今天不能陪你吃大菜了。程藕舫聽罷也似兜頭澆了一瓢冷水。心中又氣又急。又惱又恨。執着聽筒說不出第二句話來。那嘉興老大索性再往下說道。程大少。天這般冷。法你也可以安息了。

罷保重身體要緊這幾句話更是含譏帶諷。精明透關的程藕齡豈有聽不出的道理。可是程藕齡對於這句話也無可發火。嘉興老大又接着道：「大少你怎麼不響了？可是因為白蓮花不來動氣了嗎？實實在在他是瞞了大少你不相信。請你到我們這裏來看一看。程藕齡道：「我也要瞞了你剛纔的話也不錯。天也冷了，我自己要保重身體。你這裏我不來了。嘉興老大道：「不來了嗎？那末明天請早點來叫罷。程藕齡道：「明天再看這一句話。明明表示不高興的一句話說完了。不等嘉興老大回音，忙將聽筒掛上，搖了一搖，回鈴就此斷了。嘉興老大也自覺無趣，回到前房，見白蓮花依然伏在沙發上，不肯抬起頭來。嘉興老大道：「哭什麼快些給我，不要哭，肚皮餓了，既然泡好了飯來，怎麼又不吃？糟蹋白米也是罪過的。難道不怕天雷打嗎？阿妹在旁做好做歹的又拉勸了一陣。白蓮花一賭氣立起來對阿妹道：「我不吃了。我要瞞了說罷，便往床上一躺，隨手拉了一條駱駝絨毯，沒頭沒臉的一蓋臉，向着裏床睡了。嘉興老大這時候吸着一根香烟，慢吞吞的道：「小娘，不要這般與大人，個強大人說的話，全是好話。大人比你多吃幾年飯，大人眼睛當中看客人，總要比你看得準。我替你看中的客人，有一個待錯了，你嗎？只要你向他們露一點口風，什麼東西第二天全買得來，送你了。戚大人更不必說，你呢？看中的客人有什麼顏色給我們看？別人不必說，單是你最喜歡這程藕齡，前天同他橫說豎說，催死催活，也不過只來做了半打花頭同戚大人比比看，誰好誰歹。這一番話，明明是嘉興老大激怒白蓮花的談頭。那白蓮花雖是用駱駝絨毯子蓋沒了頭，其實他何嘗是真睡？嘉興老大的話他一句一句全聽見，曉得他這番口氣，明明是說程藕齡不肯化錢，程藕齡化的錢沒有戚志勇多，因此他對於戚志勇便肯讓我給他，恣情蹂躪。程藕齡錢化的少，他